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十五

入注附百司馬温公資治通鑑卷之七十一

唐紀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 在位三十四年 壽五十六年

諱治字為善太宗第九子也初封晉王太子承乾發魏

王泰當立太宗以泰有奪嫡之謀乃越次立晉王為太

子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太宗崩太子即位

永徽元年正月上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

姓者悉宜陳不尽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

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

上命立斬之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已

以聽之故永徽之文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無傳。九月上

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曰 世給油 那律曰雨衣若為則不漏 油

為之罷獵 出那。二年余 史勝王元嬰驕奢縱逆居亮

陰中 亮力謀反陰默也居心 遂無節數夜開城門勞擾百姓

或引彈彈人 還徒素 或埋人雪中以戲笑上賜書切讓之不

致於法書下上考以愧 去心 元嬰与蔣王憚 子兩反 皆好

聚斂上嘗賜諸王各五百段獨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

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為錢貫二王大慙 出二元

九月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垣取左藏物上以引駕職在糾

繩乃自為盜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

法不至死上乃免文操死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 出本。上

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顏面多不盡公長孫无

忌對曰此豈敢言無然肆情由法實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

情恐陛下尚不能免无忌以元 以輔政 凡有所言上無不嘉

納。三年二月上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上謂侍臣曰昨登樓

所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為 戶樂朕聞胡人善為擊鞠之

戲 以擊鞠者也非感鞠 嘗一觀 入 昨初登樓即有羣胡擊鞠

唐高宗

引刺 中問 苦疾

永徽 有齒 觀風

書下 上考 滕王

給麻 兩車 王

蕭鈞 諫

上嘉 納言



以杜胡人
窺望

立皇太子

青五品以上
事

納武后

謀皇太后

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異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誠論帝初親賢後用使范曰高宗即位之日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捕相禁已取信觀胡人進戲而知所好之不可容易率是道也豈不足為賢君哉不數年而博學昏惑忠臣不可謀骨肉不相保雖享國之日久卒成武氏之象何故初親賢後用使也書曰孺子其朋歸子其明其往周公所以告也秋七月立陳王忠為皇太子王皇后無

子柳頭為后謀以忠母劉氏微賤勸后立忠為太子冀其親已外則諷長孫无忌等使請於上上從之出三宗諸子燕王忠傳上問戶部尚書尚履行去年進戶多少履行奏去年進摠二十五萬因問隋代及今日見戶履行奏隋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即今戶三百八十萬五年上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呈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无事邪何公等不言也是歲大志洛州粟米斗兩錢半杭米斗十一錢

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李為无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時蕭淑妃方有寵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上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武氏巧慧多權初入宮卑辭屈膝以事王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未幾大幸拜為昭儀昭顯其議

王后及淑妃寵皆衰乃更相譖毀上獨信昭儀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波觀之女則死矣即驚帝問左右左右皆曰王后適來此上大怒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与昭儀幸長孫无忌第酣飲極歡席上拜无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无忌上因從容言皇后无子以諷无忌无忌對以他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

武后及无忌等傳論无忌不宜受賜范曰高宗欲廢后而立其故宮无忌妻于文重照以之請之以利非德賞也而无忌受其官為重矣无忌苟能其官反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誘其受賜而不助已奸臣得以入其謀高宗无忌足識焉惜乎无忌之不才也六年八月尚藥奉御蔣孝璋負外特置仍同正員

唐高宗

賈外
同正
自孝
璋始

欲立
武氏
為后

遂良
可立
武后

韓瑗
上疏
武后

來濟
上表
武后

李勣
言陛
下家
事

負外同正自孝璋始。上一日退朝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

寧褚遂良於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

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

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

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勸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无

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

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

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

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而罷

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

反善也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

蔽也万代之後謂陛下為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

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

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太言相不撲殺此僚撰稿角反無

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

因間奏事泣涕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

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况天子乎皇后母儀万

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黃帝嫫母胡反黃帝如貌甚醜黃帝

元妃西陵氏女曰嫫母次妃雷氏女曰女嬃已傾覆殷王當

前少妃彤魚氏女次妃嫫母在三人之下已傾覆殷王當

則反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美好辨辭幸於紂用其言毒虐眾

庶於是武王伐紂斬妲己願垂之於小白旗以為紂之亡此女

也不謂今日鹿豕聖代豕不相及畏豕也豕則生怨怨亂疏灾

疏灾賊性張華文中疏灾賊性張華文中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

擇礼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文王

造舟造舟七報反又十道反大則謂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涓涓舟為

之詳橋文王重昏以迎太姒太姒幸國之長而興關雎之化百

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上比日不

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

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

唐書

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

論唐室中絕其禍由勸帝曰高宗欲廢

一言勸若少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勸非惟不諫又諫成之學

以勸為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

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豫諸

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今左右以聞貶遂良為潭州都督

十月下詔廢王皇后蕭淑妃為庶人命司空李勣齊爾綬冊

皇后武氏出無已心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溫恭與

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克忌諷記反忌謂畏已忌憎惡克諷

克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田

傳○顯慶元年正月以皇太子忠為梁王梁州刺史立皇后

子代王弘為皇太子生四年矣田三宗上謂侍臣曰朕思

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

遊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

衣老人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愿府安足以周一國

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麥

蠶但含反以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

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庸則人大費

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田乘○李義府

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溥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

命給事中劉仁軌鞫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中

上知之原義府罪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

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

於親為不孝一者不能自決柰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

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義府於輦

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

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勸當

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

李義府笑

來論善人之道

寬征

李義府用

王義方彈

唐高宗

韓瑛
為遂
良公
克

彥璋
不許
劉
洎

言
禮
官

登
選
之
濫

義府始趨出義方讀彈文上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
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出驛。韓瑗上疏為褚遂良訟冤

上謂瑗曰遂良之情狀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
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為讒諛所毀昔微子

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紀綱不亂陛下无故棄逐舊臣恐
非國家之福上出瑗。劉洎之子訟其父冤稱貞觀之末

為褚遂良所譖而死李義府復助之上以問近臣眾希義府
之旨皆言其枉給事中樂彥璋獨曰劉洎大臣人主暫有不

豫豈得遽自比伊霍乎雪洎之罪謂先帝用刑不當乎上然
其言遂寢其事出本。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誣奏

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八月瑗坐貶振
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朝朝覲魏集各反周禮春見

見曰遇又貶褚遂良為愛州刺史明年卒出遂良。禮官奏
四郊迎氣周禮大司馬以血於郊祭五祀注云四時迎五行之氣

之即迎五帝於郊尊存太微五帝之祀周禮北五帝於四郊

祭五帝禮書曰五帝自郊氏以為昊天上帝者天皇帝北極星

祭五帝禮書曰五帝自郊氏以為昊天上帝者天皇帝北極星

祭五帝禮書曰五帝自郊氏以為昊天上帝者天皇帝北極星

祭五帝禮書曰五帝自郊氏以為昊天上帝者天皇帝北極星

祭五帝禮書曰五帝自郊氏以為昊天上帝者天皇帝北極星

祭五帝禮書曰五帝自郊氏以為昊天上帝者天皇帝北極星

祭五帝禮書曰五帝自郊氏以為昊天上帝者天皇帝北極星

唐高宗

牙宗敬

武氏第一

族名

蘇定方破百

武氏用事

流人多上命正倫與祥道詳議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

延年術修飾地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通賓客年七十

四以病終出本四年許敬宗誣奏書齊方欲與長孫无忌

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无忌伺隙謀反詔削无忌大尉及封

邑黔州安置上命李勣許敬宗等更其覆按无忌事敬宗

遣袁公瑜詣黔州逼令自縊籍其家六月詔改氏族志為

姓氏錄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當

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乃命禮部

郎中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後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

官品高下為準凡九等於是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者豫士

流時人謂之勳格初太宗疾山東人自矜門地昏姻多責

資財命修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婚皆取勳臣家不議山

東之族而魏徵房玄齡李勣家皆盛與為昏常左右之由是

舊望不減或一姓之中更分其房其眷高下懸隔李義府為

子求昏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上矯其弊詔後魏隴西

李室等十家子孫不得自為昏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

毋得受陪門財然族望為時俗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切送

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為昏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

齒者往往反自稱禁昏家益增厚價山山島五年百濟恃高

麗之援數侵新羅三月新羅王二表求救以蘇定方等以伐

百濟定方水陸齊進直趣其都城百濟傾國來戰大破之定

方圍其城於是百濟王義慈大子隆及諸城主皆降出定方

上初苦風眩頭重暈愛暈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

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处事皆稱自由是始委以政事

權與人主侔矣出右十一月上御則天門樓受百濟俘自

其王義慈以下皆釋之蘇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

顯慶二年擒西突厥

四年擒思結之疾斤都曼出定方傳龍朔二年二月改百官

名

名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中臺侍中為

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僕射為匡政左右丞為肅機尚書為太

常伯侍郎為少常伯其餘二十四司唐制尚書省都堂居口中

寺七監十六衛御史臺改曰憲臺大夫曰大司憲中丞曰九卿

也改大常曰奉常御史臺曰御史大夫寺曰太師太傅太保

改國子監曰國子監成德祭酒曰大司成司樂曰少司成少府監曰內府監

將作監曰繕工監之類也十六衛左右衛府號衛府武衛府皆省府字

左右武衛曰左右武威衛左右領軍衛曰左右武衛之類是也餘皆見

新舊史文並以義訓更其名而職任如故官志。沮江道大摠管

任雅相雅相雅相為將未嘗奏親戚故吏從軍皆移

所司補授謂人曰官无大小皆國家公器豈可苟使其私由

是軍中賞罰皆平人服其公。三年三月右相河間郡公李

義府侍宮中之執專以賣官為事上頗聞之從容謂義府曰

卿子及壻多為非法卿宜戒之義府勃然變色殊不引咎緩

步而去上由是不悅或生臣義府陰有異圖四月下義府獄遣

司刑太常伯劉祥道鞠之事皆有實除名流寓州朝野莫不

稱慶出女地也李。八月上以海東累歲用兵百姓困於征調七

卒戰溺死者甚眾詔罷三十六州所造船遣司元太常伯賈

德玄等分詣十道問人疾苦黜陟官吏。初蘇定方既平百

濟留郎將劉仁願鎮守至是詔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仁願

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比簿說反。僵尸滿野僵居良反。仁

軌始命瘞骸骨瘞於計反。籍戶口理村聚聚從遇反廣雅曰

小於鄉。署官長通道塗立橋梁補堤堰堰從建反。後陂塘陂反

澤澤曰陂謀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

京師上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事皆合機宜復有文理卿

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此皆劉仁軌所為非臣所及也上

悅加仁軌六階正除帶方州刺史為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

遣使齎爾書勞勉之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尽忠仁願秉

劉仁願

使

任雅相

唐高宗

李為
制

上以
隋煬
帝拒
諫為
戒

定封
以皇
右為
亞獻

郊廟
用慶
善破
陳之
舞

敬宗
帝上
之對

張公
執九
世同
居

節制而能推賢仁願唐書皆可謂君子矣本傳麟德元年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

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后所制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

簾於後政无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

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出武二年春上

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為戒虛心求

諫而竟无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尺善羣臣无得而

諫○校閣郎中李淳風高祖時太史局諫祕書高宗改太史以

傳仁均戊寅曆仁均東都道士也善推步之術高祖受禪將治

在戊寅歲甲子日登極曆元戊寅日推步浸踈推昌道反推乃壇

損劉焯皇極曆焯職略反焯字上元仕隋更撰麟德曆五月

辛卯行之焯曆冬十月皇后表稱封禪舊儀祭皇地祇太后

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礼有未安至日妾請帥內外命婦奠獻

詔禪社首社以皇后為亞獻越国大妃燕氏為終獻壬戌詔

封禪壇所設上帝后土位先用藁秸陶匏等藁古老反稗也

點反枯亦稔也礼記郊特牲曰草席之安而蒲越藁秸之尚明之

也言礼貴質所以交於神明漢書席以藁秸匏步交反郊特牲曰

器用陶匏尚礼然也陶謂陶瓦為酒尊匏瓠也匏並宜改用茵

褥罍爵罍而獨反說文因申重席也罍繁采也罍盧回反罍

也足也又其諸郊祀亦宜準此又詔自今郊廟享宴文舞用

功臣慶善之樂武用功臣破陳之樂丙寅上發東都十一月

上至濮陽嘗德玄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

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上稱善

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无文吾見德玄不能對心實羞

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强對以所不知此吾

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出礼

壽張人張公執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過壽張幸

其宅問以共居之故公執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之練

帛○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已

官有
法階
服緋
滿朝
乾封
泉寶
錢

劉仁
軌不
念舊
怨

劉各
賢為
人方
正

責賢
臣不
進賢

已登泰山庚午降禪于社首祭皇地祇上初獻后亞獻壬申
上御朝觀壇受朝賀赦天下改元文武官三品以上賜爵一

等四品已下加一階先是階無泛加皆以勞考叙進至五品
三品仍奏取進止至是始有泛階比及末年服緋繡滿朝矣

西本紀又五月鑄乾封泉寶錢一當十俟期年盡廢舊錢既
而穀帛踊貴商賈不行詔罷之禮儀志以大司憲劉仁軌為

右相初仁軌為給事中按畢正義事李義府怨之出為青州
刺史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時未可行義府督之遭風

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鞠之義府曰君能辦事勿憂無
官異式至謂仁軌曰君與朝廷何人為讎且早自為計仁軌

曰當官不職國有常刑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讎人
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義府言於上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

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乃命除名以白衣
從軍自效及為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觴告之曰仁

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仁軌既知政事遽薦異式為司
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出本

○九月廣平宣公劉祥道薨子齊賢嗣齊賢為人方正上其
重之為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嘗從上獵死中因言晉州產

佳鷄鷄伐突反劉齊賢今為司馬請使捕之上曰劉齊賢豈
捕鷄者邪卿何以此待之西本○二年春正月上耕籍田籍

九推乃止推上曰夕九推記月令天子三○上屢責羣臣不進賢
衆莫敢對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對曰天下未嘗無賢亦非羣

臣敢蔽賢也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為讒者已指為朋黨滯淹
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矣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推至

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羣臣也上深以為

然西本傳○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頗征伐四夷廢馬驚

薛仁貴 高麗

薛仁貴 高麗

薛仁貴 高麗

匹倉庫漸虛張文瓘瓘反諫曰隋鑿不遠願勿使百姓生怨

上納其言減廢馬數千匹。九月李勣拔高麗之新城使契

必何力守之引兵進擊一十六城皆下之高侃進至金山戰

不利左武衛將軍薛仁貴引兵橫擊之大破高麗斬首五萬

餘級拔南蘇木底蒼巖二城郝處俊在高麗城下未及成列

高麗奄至軍中大駭處俊據胡床方食乾糲糲平反乾潛簡

精銳擊敗之將士服其膽略

考異曰高宗永徽元年九月谷那律言瓦為油衣舊書那律傳云

嘗從太宗出獵在塗遇雨有此語意欲太宗不為敗獵太宗悅賜

帛二百段唐錄政要高宗出獵有此月日唐統紀亦在此年今從

之 六年六月武昭儀誣王后為厭勝舊傳云后懼不自安密與

母柳氏求巫祝厭勝事發故發今從實錄 顯慶二年八月賊諸

遂良為愛州刺史柳顯為象州刺史唐曆三月甲辰賊遂良為桂

州都督顯愛州刺史據實錄顯坐韓瑗又敗象州新舊書唐曆皆

太愛州誤也今從實錄 龍朔元年三月詔起劉仁軌檢衣帶方

州 顯載云劉仁顯以仁軌檢

衣帶方州刺史今從本傳

四六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七十一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下



李勣等
平高麗

總章元年二月李勣等拔高麗扶餘城初薛仁貴既破高麗於金山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爾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待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禮也今高麗微弱權臣擅命若蘇文死男建兄弟內相攻奪男生傾心內附為我鄉導彼之情偽靡不知之以陛下明聖國家富強將士尽力以乘高麗之亂其勢必克不俟再幸矣上又問遼東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鬪而持軍嚴整高侃勤儉自勵忠果有謀契苾何力魏音結

薛仁貴
勇冠三軍

彗星見
上減膳
徹樂

叛後沉毅能斷雖頗忌前而有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志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魏音貴。彗星見于五車上避正殿減常膳徹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於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亦朕之百姓不許彗星遂滅魏音本。泉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與李勣等遇於薛賀水合戰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進攻大行城拔之勣既克大行城九月諸軍出他道者皆與勣會進至鴨綠柵高麗發兵拒戰勣等奮擊大破之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勣軍繼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勣降勣以禮接之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十月李勣將至上命先以高藏等獻于昭陵具軍容奏凱歌魏音可也。入京師獻于太廟十二月丁巳上受俘于含元殿。二年春以雍州長史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

高麗
奏凱于
太廟

盧承慶
考官改

來公敏
諫幸涼
州

李勣疾
不迎醫

李勣以
子孫付
弟察視

勣與將
必相狀
貌

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无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无喜容亦无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通承秋八月詔以十月幸涼

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為未宜遊幸上聞之御延福殿召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烈守守如又反晏子曰故朕欲烈守以視遠俗若果為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何也

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詳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烈守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新平餘寇尚多西邊經略亦未息兵隴右戶口彫弊空輿所至供億自端誠為未易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尔上善其言為之罷西巡未幾擢

公敏為黃門侍郎。英貞武公李勣寢疾上悉召其子弟在外者使歸侍疾上及太子所賜藥勣則餌之子弟為之迎醫皆不聽曰吾本山東田夫遭值聖明致位三公年將八十豈非命邪修短有期豈能復就醫工求活一旦忽謂其弟司

少卿弼曰吾今日小愈可共置酒為樂於是子孫悉集酒闌闌盧干反僕書注闌言希也謂弼曰吾自度必不起故欲飲酒若半罷半坐謂之酒闌與汝曹為別耳汝曹勿悲泣聽我約束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湯覆无餘吾有此子孫今悉付汝謹

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搗殺搗勝瓜反馬也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十二月薨起冢象陰山鐵山為德韃山韃居言反按考也日唐歷也以旌破突厥薛延陀之功勣為將有謀善斷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言相其狀貌曲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閨門雍睦而嚴門通前性反說文特立上其姊嘗病

勣已為僕射親為之煮粥風回熱其鬚鬢鬚加多姊曰僕妾幸多荷自苦如是勣曰非為無人使令也勣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者粥其可得乎勣嘗謂人我十二三時為亡賴

唐高宗

勣已為僕射親為之煮粥風回熱其鬚鬢鬚加多姊曰僕妾幸多荷自苦如是勣曰非為無人使令也勣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者粥其可得乎勣嘗謂人我十二三時為亡賴

雖欲久為姊者粥其可得乎勣嘗謂人我十二三時為亡賴

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不愜意則殺之反快也十

七八為佳賊臨陣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勸長

子震早卒震子敬業襲爵出本傳贊曰唐與其名將曰史肅羅

權通功大而主不敏惟古哲人何以尚茲勸之節見丁黎陽故太

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為也至以老臣輔少上會房帷易奪天子畏

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失惟議是聽勸乃私已畏禍從而道寸之武

氏奮而唐之宗萬幾幾藏焉及其孫因民不忍卒兵再復宗至極家而

暴首骨焉嗚呼不幾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李術昧夫臨大節不可

奪之詎反與許李同利可不戒哉此言靖精風角鳥占雲霞孤虛

之術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甲判激明根于忠智而已俗人

傳著怪詭譎機祥比且不足信故列靖所施說如此

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是歲司列少

信故列靖所施說如此

裴行儉始與貞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

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

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

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

唱集眾告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

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

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言

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

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凡

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出選考志咸亨元年

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辛亥遣薛仁貴阿史那道真郭

待封討之待封先與仁貴並列及征吐蕃恥居下仁貴所言

待封多違之軍至大非川將趣烏海仁貴曰烏海險遠車行

其難宜留二萬人為兩柵於大非嶺上輜重悉置柵內吾屬

帥輕銳倍道兼行掩其未備破之必矣仁貴帥所部前行擊

吐蕃於河口大破之待封不用仁貴策將輜重徐進遇吐蕃

二十餘萬待封軍大敗還走悉棄輜重仁貴退屯於大非川

郭待封
薛仁貴
討吐蕃
負賊

唐選
以書言
書判

吐蕃官大相曰論宿副相曰論宿官居其亦將

吐蕃大論小論欽陵者大論薛祿東贊之子將

吐蕃相論欽陵

那道真並脫身免二人皆免死除名欽陵祿東贊之子也與

漢書
貢上問
以風俗

史
改修國

定官品
服色

郝處俊
諫東西
朋角勝
為樂

劉暉論
選法

弟替婆悉多于勃論皆有才略祿東贊卒欽陵代之秉政三
 弟將兵居外鄰國畏之 九月以左相姜恪為涼州道行軍
 大總管以禦吐蕃。三年夏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
 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令嚴整上
 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
 也上詰以吞滅吐谷渾敗薛仁貴寇逼涼州事對曰臣受命
 貢獻而已軍旅之事非所聞也上厚賜而遣之出上問。太子
 罕接宮臣罕許罕典膳丞邢文偉邢奚輒減所供膳并上書
 諫太子太子復書謝以多疾及入侍少暇嘉納其意頃之右
 史缺上曰邢文偉事吾子能撤膳進諫此直士也擢為右史
 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擲直多反投也次至左奉裕率王
 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伶馬經反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
 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練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將
 軍。四年三月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
 不實故也出本。上元元年秋八月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
 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六品服深綠
 七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並瑜石帶庶
 人服黃銅鐵帶自非庶人不聽服黃出中。九月上御翔鸞
 閣觀大酺酺音蒲令民合分音樂為東西朋輩使雍王賢主
 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主春秋尚少
 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推昌相親如今分二朋遞相誇競
 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出如。十一月天后上表以為
 國家聖緒出自玄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每歲明
 經準孝經論語策試又京官八品以上宜量加俸祿及其餘
 便宜合十二條詔書褒美皆行出試。是歲有劉暉者上
 疏論選以為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
 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幾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

唐高宗

郝俊
諫止天
后攝政

劉李
士

劉仁軌
為相時
文皇為

戴至德
長者

桂注
擬為南

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
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躬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盡心
卉木之間新草極筆煙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
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為
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杜○二年三月上
苦風眩其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侍郎同三品郝俊諫
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
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柰何以高祖太宗之
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太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魏以
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魏○太后多引文學
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祥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魏
人臣之法為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朝廷奏議及百司疏
表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魏○
太子弘仁孝謙謹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
子奏請數迂旨由是失愛於天后四月太子薨時人以為天
后醜之也六月立雍王魏皇太子○八月以戴至德為右僕
射劉仁軌為左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張文瓘為侍
中劉仁軌戴至德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
據理難詰魏○未嘗與奪實有寃結者密為奏辨由是時
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
盜取之上聞深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魏○
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魏○
僕射邪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瓘時兼大
理卿因聞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駁魏
角上其委之魏○儀鳳元年秋八月敕桂廣文黔等都督
府比來注擬士人簡擇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政
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往擬時人謂之南選魏○九月大
理奏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

狄仁傑
執法

仁傑代
宗室
絕域

劉思立
請委州
縣賤給

魏元忠
陳興戒
策

陵栢罪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太原狄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上曰善牙等斫陵栢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作色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祭紂則難遇堯舜則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處之蘇浦侯反僕書曰云杯謂半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徹故止言取長陵一耳今以一株栢殺一將軍後代謂陛下為如何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後數日擢仁傑為侍御史初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仁傑傳及二年詔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諡等分道存問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以為今麥秀垂老農事方殷敕使抚心人皆竦林忘其家業冀此天恩聚集參上廢不少既緣賑給須兵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深務閑出使衰賤疏奏諡等遂不行。三年上以吐蕃為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以息民或欲嚴設守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言禦吐蕃之策以為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辨亡之論機雖人遂看辨文論武為兵將相有大勳深既絲結也立無救河橋之敗成都王頊假後將軍向北大都督討長沙王與機戰機軍大敗朝歌至于何橋鼓聲聞數百里又奉天子與機戰機軍大敗遂遇害養由其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乙反側八反又則遇于鄢陵備雁之巢上養由其基躡甲而射之徽七札鳥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人有常俗政有理亂兵无疆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

唐書高宗

賞罰車
國切務

今不信
賞虛設

請開畜
馬之禁

仁傑劾
弘機等
上奢侈

仁傑奏
主本立
身裁

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關外之任闕本本反

外將軍制之謂以關外方面之難任之也李左車車尺德反廣武君陳湯呂蒙孟觀皆出

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

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理議者皆云近日

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体徒惜勲

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黔其廉反

秦謂民為黔首謂黑也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

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動仍淹

滯不聞斬臺郎戮一令史以謝勲人夫非川之敗薛仁貴

郭待封等不即重誅鄉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

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

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

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為

疆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疆為中國之利也先是

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仁傑

供奉忠傳○調露元年春正月上幸東都司農卿韋弘機弘機

宿羽高山上陽等宮制度壯麗麗力計反美麗也何洽洽未央宮東闕此闕前

殿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甚然上陽宮臨洛水為長廊亘一里宮成上移御

之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為奢泰弘機坐免官左司郎

中主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數請付法司上特

原之仁傑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輩陛下何惜罪人以

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仁傑謂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將來之

誠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初突厥十姓可汗

阿史那都支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

侍郎裴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師為質在京師宜遣

使者送歸國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

之命行儉冊立波斯王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以為已副

初行儉嘗為西州長史及奉使過西州吏人郊迎行儉悉召

裴行儉
囚都反
以歸

元軌
木嘉運
以服叛

行儉
破突厥

黑齒常
之黑
田于河
源

廢太子
賢英
王哲

其豪傑子弟千餘人自隨且揚言天時方熟未可涉遠須稍涼乃西上阿史那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倍道而進去

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使人促召相見都支俾闔軍至計無所出帥其子弟

迎謁遂囚都支遮旬以歸遣驛王自還其國留王方翼於安西使築碎葉城碎蘇對反突厥○冬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

厥阿史德温傳奉職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匐為可汗二

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眾數十萬進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

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惧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上詔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彊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

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喜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

大事上多密敕問之○十一月以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

摠管將兵十八萬并程務挺李文暉暉古摠三十餘萬以討突厥並受行儉節度○永隆元年二月行儉大破突厥於黑

山擒其酋長奉職可汗泥熟匐為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奉職既就降餘黨走保狼山詔戶部尚書崔知悌馳傳詣定襄

宣慰將士且區處餘寇行儉引軍還○秋七月吐蕃寇河源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

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烽戍數谷反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十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先是劍南

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吐蕃以生羌為鄉導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于吐蕃

吐蕃盡據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接涼松茂雋等州南隣天竺西陷龜茲踈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

盛莫與為比○八月廢太子賢為庶人送詣京師幽於別所後

勅諸巴州通令自嚴立英王哲為皇太子初太子洗馬劉訥言嘗撰誄詩集以獻賢誄當依佛或字通甲戲也諸戶皆反

讎書即安為誄語諸者和韻之言也

名家貴
才行利
殊

田遊巖
在東宮
无規益

至是上得之怒曰以六經教人猶恐不化乃進誅諧鄙說豈

輔道尊之義邪流訥言於振州本賢

蘇州刺史自以其先自宋太尉淑以來盡忠帝室謂琅邪王

氏雖奕世台鼎鼎台鼎而為歷代佐命耻與

為比嘗曰所貴於名家者為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彼

鸞婚求祿利者又烏足貴乎時人是其言

○三月以劉仁軌兼太子少傅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

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

馬糞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為上造鏡殿成上與仁軌觀之

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

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上初幸嵩山

處士田遊巖所居徵遊巖為太子洗馬遊巖在東宮無所規

益右衛副率蔣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後節許由傲

唐虞之聖主聲出區宇名流海內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

之榮顧古慕反蜀先主三顧孔明於草屋之中遇子以商山之客

商詩伊水反

諸貳漸染芝蘭耳漸子兼反責也芝之音皇太子春秋鼎盛

聖道未周僕以不才僕步谷反司馬遷報任安書云僕

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食周粟食千安反不食周粟若伯夷叔齊也僕何敢言

祿及親矣以何酬塞相為不達謹書起子遊巖竟不能吞

初裴行儉破突厥軍既還突厥阿史那伏念復自立

為可汗與阿史德溫傳連兵為寇上遣行儉等將兵討之軍

於代州之陘口多縱反問由是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傳

浸相猜貳伏念以輕騎襲曹懷舜行儉遣裨將何迦密掩取

之伏念乃引兵北走保細沙行儉又使劉敬同等追躡之伏

念狼狽不能整其衆遂執溫傳從間道詣行儉降倏騎告以

行儉平
突耶

魏元忠
能以盜
世不盜

裴行儉
有知人
之鑒

先器識
古器識

煙塵漲天而至將士皆震恐行儉曰此乃伏念執温傳來降
 非他盜也然受降如受敵不可無備乃命嚴備少選伏念果
 帥酋長縛温傳詣軍門請罪行儉尽平突厥餘黨以伏念温
 傳歸京師斬於都市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
 儉之功奏言伏念為副將張虔勗程務挺所逼又回紇等自
 磧北南向逼之窮窘而降耳遂誅之儉歎曰渾濬爭功古今
 所恥但恐殺降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四月上
 以關中飢饉幸東都時出幸倉猝扈從之士出幸如字蔡邕
云天子車駕所
 至民臣以為為幸幸故曰幸也有餓死於中道者上慮道路多草竊書好草
竊故曰幸也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即
 閱視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眾命釋桎梏襲冠帶
 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託以詰盜其人笑許諾比及東都士
 馬萬數不亡一錢出本○禮部尚書聞喜獻公裴行儉薨行
 儉有知人之鑒初為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勣勣渠
據反咸陽討李
 城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鉞
 衡銜官也儉
言其平也僕有弱息漢書佳息生也願以為託是時勣弟
 勃與華陰楊炯范陽盧昭鄰義烏駱賓王駱歷各
反姓也皆以文章
 有成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為必顯達行儉曰七
 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
 躁則到豈享爵祿之器邪揚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
 反勤也幸矣既而勃度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昭鄰惡疾不愈赴水
 死賓王反誅勣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行儉為將帥所引偏
 裨如程務挺張虔勗王方翼劉敬同李多祚異齒常之後多
 為名將行儉常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犀先齊反說文
南微外牛一角
 在鼻一角在頂似象麝神夜反麝似鹿常食柏葉又噴蛇其香正
 在膈腹前皮內別有膜裹之至其香自入春患急痛自以脚剔出
 之人取帶之能辟惡又救賜馬及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二人皆逃去
 行儉使人召還謂曰爾等是誤耳何相輕之甚邪待之如故破
 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五休烈捧盤外

外司帶
平章事

言銓選
之弊

李善感
進諫

鳳鳴朝
陽

蘇良嗣
囚官者
移竹

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為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本。以黃門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

長倩秘書負外少監檢校中書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並與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上欲用待舉等謂崔知

溫曰待舉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為名先是玄同為

吏部侍郎上言銓選之弊以為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

慎簡乃僚是使羣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必益然後升於天

朝自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眾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

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况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晉魏之失疏奏不納出

論玄同言易行難胡曰委人材於選部不問賢愚功罪一以年

次進知治跡者以為不當論之詳矣惟上之人元意於得賢能致

此法者必謹擇夫官而取入之術數路並用則兼周漢所長而除

魏晉之失矣夫言事之人常以有言不用為羞以人所見不同或

以認王廢置矣乃復寂然自詘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前

華山也東嶽泰山也北嶽常山也南嶽衡山也中嶽嵩山也嶽通作岳監察御史裏行太宗朝始

有裏行之名高宗置監察御史裏行武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

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被表反餓死者曰殍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

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謹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為憂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

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

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朝陽反亦雅釋山云山

蘇良嗣彼高岡梧桐生矣○上遣官者緣江徙異竹欲植苑中官者科

對載竹所在縱暴過荊州荊州長史蘇良嗣囚之上疏切諫

唐書

突厥畏
報薛仁
貴

欲廢豐
州唐休
璟以為
不可

中宗即
位政皆
右决

遷政事
堂於中
書省

以為致遠方異物煩擾道路恐非聖人愛人之意又小人竊
弄威福虧損皇明上謂天后曰吾約束不嚴果為良嗣所怪
手詔慰諭良嗣令棄竹江中。是歲突厥餘黨入寇并州薛
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
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給我仁貴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
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而本弘道元
年五月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豐州
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於朝那山北兵敗為虜所擒朝議欲
廢豐州遷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以為豐州
阻河為固居賊衝要自秦漢以來列為郡縣土宜耕牧隋季
喪亂遷百姓於寧慶二州致胡虜深侵以靈夏為邊境貞觀
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則河濱之地復為賊有靈
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乃止出沐。十二月上有
疾丁巳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輔政上崩甲子中宗即位尊天

后為皇太后政事成取決焉出本紀裴自小雅曰赫赫宗廟

王維云而太子且曰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戒之者以為文武
之業於是蕩尺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戒者甚疾之辭也武
氏之治其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遂絕其為惡豈一裴炎之
比耶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用昏童高宗
溺愛在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鄰家嗚呼父子夫婦
之間可謂難哉以裴炎為中書令劉景先為侍中故事宰相

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為司空房玄齡為
僕射魏徵為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及裴炎遷中書令始
遷政事堂於中書省出百

考異曰高宗儀鳳三年李敬玄與吐蕃戰敗還鄯州朝野人僉載
曰中書令李敬玄為元帥吐蕃至樹敦城間劉尚書汲蕃者辯
不得狼狽而去遺却麥飯首尾十里地土尺餘言之太過今不
取。婁師德充河源軍同馬御史臺詔充河源軍使今從舊傳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七十二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七十三

唐紀

則天順聖皇后上 稱制二十一年 壽八十

諱嬰之姓武氏高宗皇后也初為太宗才人高宗見而悅之太宗崩才人出為尼高宗立召入宮得幸立為昭儀進號宸妃冊為皇后高宗末年苦風眩萬機之事皆令后裁決號為天后生中宗睿宗太平公主凡三子高宗崩太子即位是為中宗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成取決焉

韋后

廢中宗為庐陵王

光宅元年正月立太子妃韋氏為皇后擢后父玄貞為豫州刺史韋后。中宗欲以韋玄貞為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張虔勗等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為庐陵王幽於別所流玄貞於欽

州己未立豫王旦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

即豫王也不得有所預 世觀中宗之廢者往往歸於武氏而不 知事起裴炎也中宗去以天下與韋玄貞固為大言炎安得奔告 于后露謀廢之耶身為宰相勒兵宣令則廢君之罪炎為首而 氏為從矣炎但知玄貞而政必已分權不若后為重而不為 唐室表意以啓革命者我之禍然則炎之罪又不止於廢君而已 武氏包藏禍心覬覦神器自高宗中代其迹益彰炎豈惜然不識 乎苟不能識是不智罪猶淺也識右意趣而勸使廢立是欲為后 腹心服肱之助其情為如何亡日劉景先朝元范 與文武間不以裴炎為反者皆昧於君臣之大義 **命劉仁**

仁執引 戒太后

江陵 均州

執專知西京留守事太后與劉仁執書曰昔漢以閔中之事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執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吕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使秘書監武承嗣齎筆書慰諭之曰吕氏見唾於後代唾赤也祿產貽禍於漢朝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為龜鏡况公先朝舊德遐迹具瞻願以匡救為懷無以暮年致請龜本。夏四月迁庐陵王于房州又遷于均州龜本。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為高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百司奏事每曰朕射中不佳可與元常平

元常不
質瑞石
見取

旗幟改
從金色

改百官
書

諸武用
事

李敬業
起兵移
檄州縣

聚炎請
太后歸
政律罪

章以聞元常嘗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

用深以其言為然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令樊文

獻瑞石太后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涉諂諛不可誣

罔天下太后不悅出為隴州刺史出元常本傳○九月甲寅赦天

下改元旗幟皆從金色八品以下舊服青者更服碧改東都

為神都宮名太初又改尚書省為文昌臺左右僕射為左右

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

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御史臺為左肅政臺增置右肅政

臺其餘省寺監率之名悉以義類改之出本紀及百官志○時諸武

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眾心憤惋賈反會眉州刺史英公

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各坐事遭

貶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

為辭思溫為之謀主於是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遂起一

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

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府

以賓王為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偽臨

朝武氏者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包班交反左氏无乃包藏禍

下神器不可為也謂太室之神時真反老子天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

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

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為或對

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

偶乎偶語口甲申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為其廉反是

右鎮軍衛曰將兵二十萬以討李敬業太后問計於裴炎對

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堅子得以為辭若太后返政則不

討自平矣監察御史崔營聞之上言炎受顧託大權在已若

無異圖何故請太后歸政太后命收炎下獄炎辭氣不屈或

勸炎遜辭以免炎曰宰相下獄安有全理竟斬炎於都亭籍

其家無甌石之儲魏丁監反言一石之儲也方言曰甌石

齊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甌石

也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冢斲棺斲竹削反斲也復

姓徐氏敬業李勣之孫勣本姓徐賜姓李勣李勣傳○李孝逸擊敗徐敬業其將

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出本○陳嶽論曰

敬業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

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金陵如地有王字

以其今屬江寧府氣埋金以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垂拱

元年二月制朝堂所置登聞鼓及肺石登聞鼓如字隋置今

未極聽搥鼓有司錄狀奏之肺石發反不須防守有搥鼓立

石者令御史受狀以聞○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為朝廷

遣使巡察四方不可任非其人及刺史縣令不可不擇比年

百姓疲於軍旅不可不安其畧曰夫使不擇人則黜陟不明

刑罰不中朋黨者進貞直者退徒使百姓修飾道路送往迎來

無所益也諺曰欲知其人觀其所使不可不慎也又曰宰相陛下

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也

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機動則有禍百姓

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無所不至

妖逆乘釁天下亂矣又曰隋煬帝不知天下有危機而信貪

佞之臣冀收夷狄之利卒以滅亡其為殷鑒豈不大哉出子

○二年三月太后命鑄銅為匱匱居清反魚保宗請鑄銅

以方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銘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

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

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祕計者投之命正諫

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聽投表疏論古胡曰古有

肺石謗木皆以達下情也上之出令如居高建統其勢然也下之

貢誠如轉水過額亦其勢然也故明君謹於出令而急於人情之

上達武后之意則非其所為則近以矣然欲知得失聞冤枉及天

變則可矣使人獻頌求仕進則不可也後世於所不可者不諫而

同之於所可者乃閉而不行或又設今日如其事乃得言其事乃

不得言於是名之幽隱國之利病上皆不獲知謂言曰進而

成矣○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

專國事內行不正憲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

王相那
斬敬業
生來降

演嶽論
敬業失

登登聞
鼓肺石

陳子昂
請擇日
安民

鑄銅匱
受天下
表疏

關告密之門

之獄

郭翰奏

蘇良嗣

罷監軍

狄仁傑

謀革命

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雖農夫樵人

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

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秀也

知太后意因告密乃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

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効之

紛紛繼起與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

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欲告

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方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

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

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

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

所至多所按劾入寧州境者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薦之

於朝徵為冬官侍郎繼傳○二年夏四月命蘇良嗣留守西

京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蔬果以收其利

良嗣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未聞乃乘之主鬻

蔬果也乃止出良嗣傳○太后欲遣韋待價將兵擊吐蕃韋方質

奏請如舊制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闔外之事

悉以委之此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無大小皆須承稟以下制

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傳○四年六月

河南道巡撫大使冬官侍郎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

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大伯季扎扎刺八反吳伍負音

魯等諸王命監祭御史蘇珣珣言按其密狀珣訊問皆無明

驗或告珣與韓曾等通謀太后召珣詰之珣抗論不回太后

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更使周興

等按之於是韓曾等詣王皆自殺親黨皆誅以狄仁傑為豫

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

蘇軾
王黨與
之罪

立明堂

王求禮
諫明堂
太師

陳子昂
請安撫
蜀人

東光縣
主簿尚
儉素

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結謀結謀古賣反下臣欲

顯奏似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再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

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

汝邪相携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出周與仁傑傳○太宗

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及太后稱

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儒諸儒以為明堂當在國

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為去宮太遠乃毀

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役數萬人十二月明堂成高二百九

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號曰萬象神宮侍御史王求禮上

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剪茨才資反漢書註云茅蓋曰茅

上堯舜言采椽不斲采漢書作採註云采今者飾以珠玉圖

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瑤室無以加也太后不報出本

○太后欲發梁鳳巴蠻鳳巴蠻漢書有鳳早反南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

生羗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以為蜀者國家之寶庫可

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

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為糜費無益聖德况其成敗

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

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羗

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且蜀人廷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

中夏遠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為戎

矣願陛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出子昂傳○永昌元年紀王慎

女東光縣主楚媛媛于願反幼以孝謹稱適司議郎裴仲粹

相敬如賓始有疾親嘗藥膳按遇婢媼皆得歡心媼大禮反

媼詳里反長媼推也時宗室諸女皆以驕奢相尚謂楚媛獨儉

素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以何求楚媛

曰幼而好礼今而行之非適志歟觀自古女子皆以恭儉為

美縱侈為惡辱親是懼何所求乎富貴儻來之物何足驕人

魏玄同
與裴炎
為耐久
朋

赦魏元
忠等大
氣始晴

陳子昂
論為政
之要

揚太后
順天意
省刑

始用周
正改元

貢士殿
試

衆皆慚服儻士黨反儻來者物之暫。初高宗之世周興以

河陽令召見上欲擢用或奏以非清流能之興不知數於明

堂俟命諸相皆無言魏玄同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明府可

去矣興以為玄同沮已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

渝謂之耐久朋耐乃代周興誣奏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

嗣君為柰久太后怒閏九月賜死出本。秋官尚書太原張

楚金洛陽令魏元忠等皆為徐敬真等所引云與徐敬業通

謀臨刑太后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声赦之声達於市

當刑者皆喜躍歡呼不已元忠獨自坐安如或使之起元忠

曰虛實未知隱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赦已既宣赦已乃

徐起舞舞蹈再拜竟無憂喜之色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

天氣晴霽出本。太后問陳子昂當今為政之要子昂退

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使各自安

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幾三千言子昂又上疏以為周頌成康

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及善矣然太平

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乱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

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

囚李珍等無罪百僚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

挂於踈罔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

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

初有風雨變為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

法天天亦助聖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出本。天

授元年十一月庚辰朔日南至左氏僖公五年日南至杜預注

日極南又曰朔旦冬至至曆數之所始治曆者因此明術數審別陰陽也太后享万象神宮赦

天下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為載初元年正月以十

二月為臘月臘力去蓋反蔡邕獨斷夏正月為一月。宗秦客

改天地等十二字以獻丁亥行之太后自名嬰改詔曰制出本

后。二月辛酉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出本

志。醴泉人侯思止始以賣餅為業後事高元礼為僕素

詭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

王元名謀反秋七月元名坐廢徙和州貞亦族滅擢思止

為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

識字豈堪御史對曰解豈何嘗識字但能觸邪爾解下解反

時侯思止王義弘新進入獄者非死不出朝廷人人自危相

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与家人

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

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來後臣遇徐杜必

生有功名弘敏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以寬為治不施敲朴

敲口交反短杖也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眾皆斥之迨官

蒲不杖一人迨蕩亥職事亦修累迁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

有功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

詰之厲力制左右為戰栗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弥切太后雖

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

胡元礼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礼怒曰元礼

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

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出徐杜。九月侍御史傳遊

四時

任官

廟

立武

改周

李百

不功

為司

法不

人

李百

知俗

緣尚

平恕

廟

立武

改周

李百

不功

為司

法不

人

而命懸庖厨走側候反疾趨兒也周礼庖人註也勢使之然

唐武后

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出有。二年正月御史中丞李嗣真以

酷吏縱橫上疏以為今告事紛紛虛多實少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宥寬也三刺三刺三宥三赦之法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

車奉使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况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

利器輕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

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尔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炙之石反炮也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

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

興與索元礼來俊臣競為暴刻興元礼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礼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出周來本傳

以狄仁傑為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諸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

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諸者名太后深歎美之丑本傳論狄公志在復唐胡曰狄公在武右世第一等人也而

不取於事女主何也曰將以復唐也故寧受屈辱於危殆而奮眷於后及善藏其用不先事而言待時而後發其誠心足以動感

之故雖武后驚列暴悍亦為之回慮易意而廢主得還其功大矣占人肯不羞汗君者仁傑必以是為武后于時知將七十以人

生常數期之反正之日若可待也是以不計其身之危辱以冀唐室之復寧雖未及如志而廬陵王來居東宮魏兆已見矣向若既

踐相位羅來俊臣之獄一并不復則此志不忘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耶是故同人之九三公用射律于高牆之上獲之無不利孔

子曰律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然則仁傑比之伊尹五就桀湯蓋勝若乎其後矣

伊尹之就桀也湯使之也桀不可與為善次矣非湯使伊尹且勸于四五而言終不入也於是許湯以代夏桀武后未嘗杜已也故

其功遂與伊尹比邪抑抑宗元乃為之說曰伊尹蓋嘗思曰湯仁人雖切而不肯少敗以求用如其不然孔子當燔肉不至受女禁而

唐書

李昭德
論不得
以姪為
嗣

太后將
革命安
靜正色

車載斗
量擢推
北監

沈全交
幾官監

郭霸嘗
真

來俊臣
誣告仁
傑等謀
反

元不敬斤不見未嘗細也其言曰天厭之天厭之吾將什矣以

洛陽人王慶之等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諂詐備至太

后頗怒命李昭德賜之杖昭德杖殺之因言於太后曰陛下

身有天下當傳之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有

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太后亦以為然○太后將革命

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李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

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

無可對俊臣竟殺之傳本○長壽元年正月太后享万象神

宮聖武臘月立故于闐王之子瑕為于闐王武

○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

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

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

量擢推侍御史益脫校書郎擢立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

烏管反孟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

皇入為御史糾先知所擒劾其

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

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

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

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武后傳

○寧陵丞郭霸以諛諂事太后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

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

忠大惡之本○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

狄仁傑裴行本裴宣孔盧獻魏元忠李嗣真謀反下獄仁傑

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仁傑

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衣帛書免狀置

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

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

曰仁傑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後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

臣

薛謙光
論選卒
之法

行能勇
畧

羅織之
黨不振

宋敬則
請賞刑

周知謙
用酷吏

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借陛下

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

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

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於是

出此七族流行本嗣真于嶺南餘皆貶為令碑傳○補闕

薛謙光上疏以為選卒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

今之選人咸稱覓卒奔競相尚誼誼無慙至於才應經邦推

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弓易繫辭強孤鳥還反萃也說文持弓開矢

終文園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兵起將戰左右進劍起

曰將者提鼓揮桴桴音芳九反本亦臨難決疑一劍之任非將

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

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畧考居官之臧否行卒者賞罰而已○太

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

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奴婢竊相

謂曰鬼朴又來矣鬼見誅死為鬼也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

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

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

之不振乃相與共構陷善思坐流驪州太后知其枉尋

復召為渾儀監丞○右補闕宋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

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為急趨無

善迹促柱少和聲促柱反候華筆故曰急弦促柱伏願去

萋菲之牙角成是具錦喻當作斐詩巷伯斐兮斐兮頓茲

險之鋒芒鋒之銳利若毫芒也窒羅織之源窒塞也掃朋

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

百段○侍御史周知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沈耳籠

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研倪堅反繫也繫也先係反繫也呼角

力合反又之涉反折也膺臂也史懸髮薰目號曰獄持或

記折脅指齒劉仁廉反銳也買也懸髮薰目號曰獄持或

薛謙光

制獄捕
真

後自山
以山囚
被劫

大出小
過好
大德

宰相撰
時政記

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
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
苦湏反但不勝楚毒自誣爾願陛下察之今蒲朝側息不
安皆以為陛下朝与之密文與之離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
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
獄稍衰出敬則○二年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
求功賞上嗣寶德妃父孝謀為潤州刺史有奴妄為妖異以
恐德妃母龍氏龍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
史薛季昶按之季昶劾奏以為與德妃同詛祝龐氏當斬其
子希瓌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免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
以為無罪咸反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死有
功當絞巧反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
死邪既食掩面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彊必內憂懼密伺之方
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
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
其三子皆流嶺南有功亦除名出徐姚璿奏請令宰相撰
時政記月送史館從之時政記自此始論宰相下當修史之期曰
不修矣時政記又始於此亦莫之改也豈非史之大綱耶唐制以
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則為美而易惡假善而蓋非實事不必書
善事不必書而不復可信矣况武后行事汚蠟冊牘矣可勝載哉
璿為之掩隱政建此議耳一經宰相筆史官不敢改其末流至
有君臣下更相為賜者臣有大使而有片善於時君顧其相曰可書
其事於時政記君有大過而有私恩於已臣復其君曰聖德其事
臣已書于時政記以是而送史館史館錄之惟謹而記言動之官
猶立仗馬未嘗載筆螭頭也用是而為史其可信者少矣或曰審
如是則武后史必皆溢美矣今之所傳何其瑕瑜不可掩也曰世未
嘗無公道亦未嘗無能言之士一時之史雖不記又下人固記之
故于允與蔡崇然無益於可獲之審君子亦力為善可左力為善
則已无所激而人不必防也不為善而惟○春一月以妻師德
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殺居效反論語注云校報
也言見侵犯不報也
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躄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
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為田舍夫誰當為之其餘除代
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

唐書

突厥寇靈州

歸默啜

史王及善為

來俊臣棄市

王求禮庭折武懿宗

姚元崇辨杜特

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徐英曰方寸即心也若其用之何事不可

豈直司刑而已哉有功○神功元年正月突厥默啜寇靈

州靈州名以許欽明自隨先是突厥寇靈州欽明至城下

大呼求美醬梁米及黑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

而城中無論其意者○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

靈夏朔代六州至是突厥默啜求六州降戶及單于都護府

之地并穀種繒帛農器鐵太后不許姚壽楊再思以契丹未

平固請與之乃悉驅六州降戶以與默啜并給穀種四萬斛

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數萬斤并許其昏默啜由是益

彊田歸道與閻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為默啜必負約

不可恃和親宜為之備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前益州長

史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為滑州刺史太

后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治亂之要十餘條太后曰外

州末事此為根本卿不可出留為內史魏傳○來俊臣棄市

仇家爭噉其肉魏柱覽斯頃而盡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

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士民皆相賀

於路曰自今眠者皆始帖席矣魏本傳○秋七月武攸

宜自幽州凱旋奏凱乘振武懿宗奏河北百姓從賊者謂盡

族之左拾遺王求禮庭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

從之以求生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走

賊徒滋蔓又欲移罪於草野註誤之人為臣不忠請先斬懿

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奏此皆脅從之

人請悉原之太后從之魏本傳○九月太后謂侍臣曰頃者

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

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朕

不以為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

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與

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

魏元忠
褚鹿

狄仁傑
諫發兵
成疏勤
四鎮

請救邊
兵謹守
備

置負外
官數千

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啓聖心興

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

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曷時宰相皆順成

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

出崇本傳○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寃者太后復召為肅政中丞元

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嘗待宣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

何也對曰臣猶鹿爾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為羹臣安所避之

出本傳○時發兵皮疏勒四鎮龜茲于闐外百姓怨苦狄仁傑

自幽州都督為鸞臺侍郎上疏以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

封畧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書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

漢取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為張掖居延澤託當在北橫大

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得其人

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

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昔漢

元納賈補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

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克平九姓

立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署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

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

之故事也竊謂宜立阿史那斛瑟羅為可汗委之四鎮繼高

氏絕國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

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較長短哉螻蟻虛侯

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

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則有顛躓之慮顛躓

雖不行識者是之出本傳鳳閣舍人李嶠知天官選事始

置負外官數千人選奉志

通鑑七十三卷

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七十四

唐紀

則天順聖皇后下

聖曆元年春二月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數使人說太后

曰義角反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為嗣者太后意未決狄

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擲風沐雨櫛櫛反親冒

鋒鏑鏑下歷反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

下今乃欲移之它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

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

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附符遇反附謂合食於廟也太后曰此朕家

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

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

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

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託言廬陵

王有疾遣職方員外郎徐彥伯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

在療疾廬陵王遂至東都山仁。六月命淮陽王武延秀入

突厥納默啜女為妃鳳閣舍人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

親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為合州刺史八月延秀至黑

沙南庭突厥默啜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此豈

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惟兩兒在我

今將兵輔立之乃拘延秀而發兵襲靜難平狄清夷等軍默

啜遣書數朝廷曰與我薰穀種種之不生金銀非真物繒帛

皆踈惡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為

昏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時諸州聞突厥入寇方秋爭發

民修城衛州刺史敬暉謂僚屬曰吾聞金湯湯亡郎切韓子

非粟不守後漢注孟取其非粟不守奈何捨收穫而事城郭乎

悉罷之使歸田百姓大悅。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

狄仁傑舉其子司府丞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

狄仁傑請無立武三思

召廬陵王歸

張柬之諫娶美狄女

粟不守

仁傑舉其子為尚書郎

元行冲
請盜藥
物之末

立廬陵
王為太子

蘇味道
人謂之
蘇摸稜

喜曰卿足繼祁奚矣祁奚移反左氏傳襄公三年祁奚卒其子午為中軍尉君子不以為比○通

事舍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

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脯方非反乾肉也醢可改反肉醬也參朮以

攻疾參朮皆反本亦作葶朮直律反並藥草參知人形者有僕神生上黨山谷關雅木山刺注云今木以藥而生山中僕

切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

藥籠中物籠又盧紅反竹何可一日無也傳出本遣武重規沙

吒忠義張仁愿將兵三十萬以討突厥默啜又遣閻敬容將

兵十五萬為後援癸丑默啜寇飛狐狐鴻孤反蔚州縣名漢書所謂距飛狐之口是也

陷定州殺刺史及吏民數千人。皇嗣固請遜位于廬陵王

太后許之九月立廬陵王哲為皇太子復名顯赦天下甲戌

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

及聞太子為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以狄仁傑為河

北道行軍副元帥宋玄爽為長史崔獻為司馬吉頊為監軍

使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太后親送之藍田令辭訥

仁貴之子也太后擢為安東道經略將行言於太后曰太子

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

之玉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以天官侍郎蘇

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

容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摸稜未各反

時人謂之蘇摸稜曲本傳論味道持祿保位一胡曰是非別白

人所不測也自卿黨積而至於朝廷苟是非曲直各當其分二

語三王之世也非曲直各失其分即樂紉幽厲之世也百姓之

曲為直所務是為非所蒙必求直于縣縣不為之理即求直工

州又不為之理外而有按察內而有朝省必冀一伸之而終不能

伸則曲而非首唾掌得意相視而羣起矣又況百姓而上為之為

大夫為卿輔而是非曲直亦復如此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故宜相

者別口是非辨論曲直進賢退不肖然後可以服天下之心焉今

蘇味道以摸稜自愛又以教人不肖然後可以服天下之心焉今

得持祿容身之道一時富貴久已湮滅而史冊所載千載不磨猶

前日事也亦何美哉然比之以是為非以曲為直以賢為不肖以

愚彼為忠良確守此道牢不可破者則又為賢矣雖至於鹿馬易

位其如人心不服何是故哀公問於孔子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

曰率真錯諸直則民不服。突厥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

萬餘人自五回道去所過殺掠不可勝紀沙吒忠義我等但引

唐武后

狄仁傑
遂安河

替廢乘
降

王及善
有大臣
之節

仁傑不
知妻師
德所薦

師德前
以功名

兵躡之不敢逼狄仁傑將兵十萬追之無所及默啜還漠北
擁兵四十萬西北諸夷皆附之其有輕中國之心○冬十月
制都下屯兵命河內王武懿宗大江王武攸歸領之以狄仁
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逼者慮遠恨
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請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
仁傑由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還本貫散糧運
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郵于求切郵驛謂行書救也恐諸將及使者
妄求供頓乃自食疏糲糲所居反糲郎葛反疏菜食也糲脫粟也張晏曰一斛粟春七斗米為糲
禁其下無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二年初吐蕃
贊普器弩采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
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為中國
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當謀誅之會欽
陵出外贊普詔云出畋集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欽
陵自殺夏四月贊婆帥所部千餘人來降○內史王及善雖

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
復人臣禮及善屢奏以為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既高
年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稱病謁假月餘
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
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許以及善為鸞臺侍郎同平
章事出本○納言隴右諸軍大使婁師德薨師德在河隴前後
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性沉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
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數色角反擠太
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
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
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
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出本○太后自稱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為成
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取

唐武后

韋嗣立
請修李
救

異母杖
承慶嗣
立請代

元方自
謂多陰
德子孫
未衰

仁傑諫
觀葬舍
刑

弘文國子生為齋郎因得選補由是學生不復習業二十年

間學校殆廢而鄉時酷吏所誣陷者其親交流離未獲原有

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以為時俗浸輕儒孝先王之道弛廢

不講且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它歧仕進又自

楊豫以來制獄漸繁酷吏乘間專欲殺人以求進賴陛下聖

明周丘王來相繼誅殛朝野慶忝若再覩陽和至如仁傑元

忠枉遭按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為菹醢矣菹則魚

之稱醢許亥反肉醬也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為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

哉誠由枉陷與甄明爾甄繼延反察也臣恐鄉之負冤得罪者甚眾

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廣雷雨之施自垂拱以來

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

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皆獄吏之辜幽明歡欣感

通和氣太后不能從韋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

慶其酷每杖承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乃

為之慙寬承慶為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乘蕪令太

后召謂曰卿父嘗言臣有兩兒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誠如

父言朕今以卿代兄更不用它人即日拜鳳閣舍人並出嗣

○父視元年正月太后問鸞臺侍郎同平章事陸元方以外

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不敢外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

聽由是忤旨庚寅罷為司禮卿元方為人清謹再為宰相太

后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密封以進未嘗漏露臨終采取奏

藁林之藁占老反草也曰吾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出本○四

月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

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

胡僧詭譎譎公火反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

險狹不容侍衛非萬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

直臣之氣○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絹索及騎射舞槊槊所

屬每陷陳如鷲入烏羣鷲胡骨所反鳥名所向披靡黃虜之戰張玄遇

請赦
降將
與官

諫止
禱大
像

太后
信重
保仁

寐仁節皆為所縲又有駱務整者亦為契丹將屢敗唐兵其
 後二人來降有司責其後至奏請誅之狄仁傑曰楷固等並
 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為
 我用矣奏請赦之太后用其言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為
 左玉鈔衛將軍務整為右武威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
 悉平之太后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將賞之
 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吐
 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與戰
 於洪源合麴莽布支兵甲鮮華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既死彼
 新為將不習軍事諸貴臣子弟皆從之望之雖如精銳實易
 與耳請為諸君破之曰被甲先陷陳六戰皆捷吐蕃大奔斬
 首二千五百級獲二裨將而還○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
 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狄仁傑上疏諫其略曰今之伽藍伽藍反梵語云僧伽藍或云僧伽藍華言中堂也制過宮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
 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又曰游僧皆託佛法
 註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南莫白反田間道也闍闔亦立精
 舍闍闔市門也闍闔對反古今主三闍闔化誘所多切於官徵法事
 所須嚴於制教又曰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泝浪五嶺
 騰煙列刹盈衢无救危亡之禍初唐反梵言刹緇衣蔽路
 豈有勤王之師緇則持反黑也僧又曰雖斂僧錢百未支一
 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遍自余鄧宇不得全
 无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豈欲勞人以存虛飾又曰比來水
 旱不節當今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隅虞反
 角也將何以救之太后曰公教朕為善何得相違遂罷其役
 ○太后信重內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羣臣莫能及常謂之國
 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爭謂當朝廷而諫諍太后每屈
 意從之仁傑屢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曰
 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軍國大

唐武后

仁傑
薦張
東之
為相

桃李
悉在
公門

安石面
折武張

春雪
不為瑞
屬雷

三足牛
為妖

事勿以煩公九月辛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
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嘆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
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
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對曰文季編籍則蘇味
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材韓愈角反卓卓則有荊州
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
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
曰臣所薦者宰相也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
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相彥範太州刺
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
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並出仁傑本傳及伏梁公碑
贊曰武后乘唐中衰祿殺生
柄劫制天下而探神器仁傑蒙耻書史以推大謀引張柬之等卒
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
池借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為名言方高宗幸天下將以神右
安固羊不使妻乘夫陰反陽至茲人尚怨仇此尚以逞蓋所謂謂形
於主耶敬則一諫而羅織○冬十月制復以正月為十一月一
之獄衰時而後言者

益七十一甲

月為正月○韋安石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時武三思張易
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鸞臺所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
朱霸子等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行賈曰商
坐賤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
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出本○長安元年三月大雪蘇味
道以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
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王求禮獨不賀進
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雪
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為謂味道其資好諛一胡曰忠臣
必從而諷諫使臣无所不用其伎无是事猶以為有也設如物象
呈異則顛倒凶吉變後休咎无所不至或一切覆覆而不以聞其
意人君疑而問思而悟所以致此者則於已不利故雖天變劫於
下率百官謝其口結其舌反取雲氣草木之類似者以為慶瑞洋
洋然稱而贊之此蓋臣之同態也蘇味道不至是特其資好諛故
為贊雪之卒然王求禮言於下武太后罷朝於上則其諂諛不得
行而蒙蔽之徒亦為之惕息使明○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
復賀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為妖颺余字又書傳曰大言而
頌口颺明其失也

唐武后

迥秀
言娶
親以養

蘇安恒
請禮位
東宮

復還舊
官

郭元振

初試武
舉

堯反亦依左氏天反物為災地反物為祇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

為之愀然也出求禮傳○六月以夏官尚書李迥秀同平

章事迥秀性至孝其母本微賤妻崔氏常叱媵婢為媵母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或曰賢室雖不避嫌疑然

過非七出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顏色

安敢留也竟出之出迥秀本傳○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欽

前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

舜舜起也反極衣也周公復辟辟必亦反君也復子明周公還政於成王也

舜之於禹事祗族親曰與成王不離叔父族親何如子之愛

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

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

建昌諸王承陛下之蔭覆復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

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

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

傳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斯為美矣疏奏太

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出本○天官侍郎崔玄暉性介直

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自卿

改官以來聞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為姦貪爾今還卿舊任

復拜天官侍郎仍賜綵七十段出本○以主客郎中郭元振

為涼州都督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

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境

積中積中即少漠也置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他

開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

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

繚羅數十斛繚羅古斛反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於

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二年春正月乙酉初試武舉出選○五月蘇安恒復

傳出本

唐武后

蘇安
恒復
上疏

唐休
璟練
習邊
事

賞張
循憲
得人

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

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姻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

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

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及臣愚以為天意人事

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

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出本○九

月吐蕃遣其臣論彌薩來求和吐蕃桑割反宴於麟德殿時涼

州都督唐休璟入朝亦預宴彌薩屢窺之窺也太后問其故

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休璟練習邊事

自碣石以西碣其蜀反海山名營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

害皆能記之出本○十月吐蕃贊普將萬餘人寇茂州都督

陳大慈與之四戰皆破之斬首千餘級○十一月監察御史

魏靖上疏以為陛下既知來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

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后乃命監察御史蘇頌按覆俊

臣等舊獄由是雪冤者甚眾○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采訪

使有疑事不能決病之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

吏言前平鄉尉猗氏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以事嘉貞

為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循憲還

見太后太后善其奏循憲具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己之官授

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入見內殿與語

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出本○

三年秋突騎施酋長烏質勒與西突厥諸部相攻安西道絕

太后命唐休璟與諸宰相議其事頃之奏上太后即依其議

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請兵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太

后謂休璟曰恨用卿晚謂諸宰相曰休璟練習邊事卿曹十

不當一○九月初魏元忠為洛州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恃諸

兄之執每牙直上長史聽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張易之奴暴

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

張崇
潛惡
謀反

宋景
張說
評盜

蘇安
亦上
疏

欲以為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
之朝臣無以易薛季昶太后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少年
不閑吏事鄉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務繁劇不
若季昶彊幹習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
以來蒙被恩渥讒文翻也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
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戩
太平公主之所愛也讒文翻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
晏駕為元忠所誅乃諧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
太子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戩獄將使與昌宗廷辨之昌宗
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
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
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南
和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
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環當叩閣力爭與子

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汚青
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
言趣音促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
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尔太后曰張說
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它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
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鞠之說所執如初宋敬翻疏理之曰
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
亦上疏以為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為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
以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怙怙許谷反皆以陛下
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髀部禮反而籍
口於公朝籍其罪也反滿也反滿也徒取死而無益方
今賦役煩重百姓彫弊重以邪慝專恣刑賞失中切恐人心
不安別生它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
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宋敬則

朱敬則
等中理
元忠

宋璟
乳一張

懷古
督桂州
嶺外悉
定

敬則為
相以用
人為先

李嶠等
妙簡內
職分典
大州

相彥範魏知古亦救得免遂貶元忠為高要尉戲說皆流嶺
表殿中侍御史王峻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以
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反犯也得無狼狽乎峻曰魏公以忠獲
罪峻為義所激狼狽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
朝廷矣出元忠及璟傳○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在宋
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
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
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
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惕他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
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
之故得免出璟本傳論賢士未有死者胡曰武氏雖肆行誅殺而
不免至如狄仁傑徐有功朱敬則宋璟之徒則保護尤力其與庸主
遠矣非惟盛世弛張如志及其末路衆正卑集而終賴以安豈非晉
術之高欤明皇之初用賢求治中道而廢馴致大亂又不免其身方
諸母氏乃大不及陰能任陽剛之事而陽不勝陰柔之克豈天之降
才尔○始安獠甌陽倩擁衆數萬攻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
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才制以懷古為
桂州都督仍充招討討擊使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
倩等迎降且言為吏所侵逼故率兵自救尔懷古輕騎赴之
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
况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
端者皆來欵附嶺外悉定出本○四年二月朱敬則以老疾
致仕敬則為相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視出敬則傳○太后
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三月李嶠唐休璟等奏竊見朝廷
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
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
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
先具僚大后命書名探之探他得韋嗣立及御史大夫楊再
思等二十人制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嗣立為汴州刺史其後
政迹可稱者惟汴州刺史薛謙光徐州刺史司馬鏗而已

唐書

李嶠廷
拜諫造
大像

楊再思
諂媚

蓮花似
六郎

兩足狐
賦

姚元崇
李張東
之為相

權元暉
謂太子
足侍湯

育。四月太后復統天下僧尼作大像於白馬寺反令春官

尚書武攸寧檢校縻費巨億李嶠上疏以為天下編戶貧弱

者眾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

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振舊說無反讀如蒸字省勞役之

勤順諸佛慈悲之心之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

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監察御史張廷珪上疏諫曰

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

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

以理為上不以人廢言太后為之罷役仍召見廷珪深慰賞

之並出○七月以楊再思為內史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

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

曰醜胡甘反張晏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

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

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爾左補闕戴令言作兩

足狐賦以譏再思再思出令言為長社令○唐休璟密言於

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相王府長史

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

王九月改春官尚書餘如故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

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九月以姚元崇為靈武道安撫大

使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東之沈厚有謀

能斷大事斷矣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以秋官

侍郎張東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出東○太后命宰相

各舉堪為負外郎者韋嗣立薦廣武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

長倩為累續倉句反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

天官負外郎由是諸緣坐者始得進用出嗣○十二月太后

寢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

少間間居竟反崔玄暉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

藥宮禁事重伏百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姬厚意易之昌

宋璟等
請治二
張昇

為官擇
人

宗見太后疾篤，禍及已，引用黨援，陰為之備，卒未許州人
 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也。弘泰弘泰
 言昌宗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命韋
 承慶、崔神慶、宋璟鞠之。璟等奏昌宗包藏禍心，法當處斬。太
 后不聽，敕璟副李嶠、安撫隴蜀。璟不肯行，奏曰：「今隴蜀無變，
 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栢彥範上
 疏，以為昌宗包藏禍心，而陛下不忍加誅，此乃陛下養成其
 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宋璟復
 奏曰：「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溫言解之。璟執奏不
 已，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
 特敕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
 宗詣璟謝。璟拒不見。左臺中丞栢彥範、右臺中丞袁恕己共
 薦彥範，事司直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博擊之任，如何
 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
 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為右臺侍御史。先是李嶠、崔
 玄暉奏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
 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栢彥範又奏陳
 之表，疏前後十上，太后乃從之。出彥範易

考異曰：武后聖曆元年九月壬申，立廬陵王為皇太子。實錄云：丙
 子，據書歷甲戌，皇太子頭充河北道行軍大元帥。狄梁公傳亦云
 皇太子為元帥，以公為副。是先立為太子，後為元帥也。今從新本
 紀。長安元年三月壬申，求禮不賀，齊統紀在延載元年。余載在久
 視，一不統紀云。左拾遺金載云：侍御史御史臺記云：殿中侍御史
 統紀云：味道所，以對舊傳云：求禮止之。味道不從。今年從。余載官
 從臺記事則
 參取以書

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卷之七十四

